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八十四回 惡衙役奸殺三婦人

話說王氏心生一計，說：「二位上差，略容片刻，待奴去將街門關上，省的叫街坊進來撞見成何體面？」倆衙役信以為實。那王氏說罷，翻身出門，來到後院之中站住，自己思想說：「兒夫誤遭冤枉，奴今失身於人，兒夫回家，有何面目相見？倒不如一死為高。」原來這後院之中，有一眼苦井，王氏說罷，就跳在苦井之內，一命嗚呼。

且說趙氏帶領榮姐去關後門，也是要尋拙志。怎奈趙氏身懷六甲，早晚就要臨盆。來到後院之中，並不思想，一頭紮在苦井內。榮姐一見，心中害怕，上前一拉，不料把她也帶下井去。可憐娘兒三個，被衙役逼死！

且說兩個衙役，在房中等了半天，總不見他們回來，不由心中起疑，說：「莫非他們叫人去了？」說罷，兩個衙役站起身來，邁步出門，到了前邊找了一遍，沒有；又到後院之中，也不見人影兒。周必猛一抬頭，瞧見北邊柳樹底下，有一眼井。

說：「莫非跳了井咧？」說罷，二人來到井邊站住，定睛留神一看，瞧見井裡那水不住的冒泡，就知道是那丸子藥：這個人要跳了井裡，屍首當時不能漂上來，非得腹內將水灌滿足了，才能漂於水面。且說兩個衙役，一見這個光景，不由心中害怕。

周必眼望孫能，說：「孫大哥，不用說，是那話定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又望井中一看，漂上一個來，卻是王氏屍首。皆因他是先跳下去的，腹中將水吃足，所以先漂上來了。二人觀瞧，嚇了個魂飛膽裂，驚疑不止。周必說：「孫大哥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

孫能說：「周兄弟，你也不必害怕，咱們倆快回衙門，見了咱們的老官，就說窩主李賓的妻子，聞聽賊情事犯，嚇得他全都跳井而死，家內無人，並不知賊物在何處收存。要起賊物，除非把李賓提出監來，叫他帶領來起賊，別的閒事，咱們一概不知。」周必聞聽，說：「此話有理！」

他倆說罷不怠慢，出了李家後門快如風。一直徑把關廂奔，登時間，進了滄州城南門。越巷穿街急似箭，州官的衙門眼下橫。二人隨即打稟帖，趙州尊，傳進周、孫兩個人。兩個衙役前後說一遍，嚇壞署印的趙州尊。皆因他，圖財受賄把良心喪，屈打成招那李賓。到而今，聞聽他全家都跳井，人命關天不同尋；李賓雖把窩主認，缺少賊物我怎行文？我趙某，明明知道是冤枉，少不得，味著心腸想金銀。李賓雖然認窩主，也不至要命見閻君。倒不如施恩將他放，必然感念我州尊。知州想罷不怠慢，吩咐那，周必、孫能兩個人：「你們倆快到牢牢去，速提那，李容、李賓進衙門。本州在，二堂立等他們倆，追問他賊物何處存。」周必、孫能忙答應，二人邁步就翻身。去不多時來得快，帶進了，遭屈被害的兩個人。二堂下面全膝跪，趙文達，往下開言把話云：「賊物到底放何處？你做窩主可是真？其中就裡對著我講，我憑空，斷不肯屈打良民。」

為什麼州官說這話？皆因那，李賓妻子見閻君。哥兒倆聞聽州官話，腹內思量把話云：「莫非是，瞧出我倆是冤枉？

有意開放我二人？」李賓想罷不怠慢，向上磕頭把話云。

李賓向上叩頭，說：「太爺在上：小的在於家屯住家，也並非一年半載。世居四輩，小的也讀過幾日書，雖不甚明白，連個大理也不懂嗎？豈肯與賊人做窩主？於良壞素日本與小的不對，他犯了官司，那奴才把小的拉上，望太爺秦鏡高懸。」他們說罷，向上磕頭。趙文達聞聽，說：「李賓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太爺。」州官說：「我瞧你也不像那等之人。於良壞與你借貸不週，懷恨在心。他的事犯，當堂將你拉上，也是有之的。我本州斷不肯屈枉良民！」說：「既是你不與賊盜相通，你們倆無干，回家安分度日。」「是。」哥兒倆聞聽，千恩萬謝，出衙回家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李賓的妻子王氏、李榮的妻子趙氏、還有榮姐娘兒三個，被衙役所逼，全都投井而死。趙氏身懷六甲，投井之日，到了十月滿足。這天死後，在井中分娩個小小子，並未淹死，被他娘兒三個死屍托住。細想來，必有神佛之說。目今這個小子，不過十來日，並非是謠言。這也罷了。

說書的，我且問你：你這個書，說得太離了！大人已死，豈能他腹中胎孕不死嗎？死後還能生產？你這不是瞪著眼說瞎話嗎！列位明公有所不知：男女要分陰陽二氣，大凡這婦女們懷胎，要是個女兒呢，大人已死，他也就死在腹中咧；要是個小子，就是大人死後，必要產生下來的，他母子再不並骨。書裡交代明白。

且說李賓哥兒兩個，出了滄州的南門，一路不表。來到自己門首，邁步往裡而走，來到自己臥房，不見妻子王氏和他的女兒榮姐，不由心中納悶。且說李榮不見妻子趙氏，慌忙來到他哥房中，舉目一看，連他嫂子、姪女也不見咧！不由得心中害怕。

他兩個彼此都相問，不由著忙吃一驚。哥兒倆邁步出門去，一直又往後院行。舉目留神觀仔細，細觀瞧，哪有王氏和榮姐？弟婦趙氏哪邊存？二人看罷齊發愣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腹內說「這事真奇怪」，悶壞李家二弟兄，他兩個來到柳樹下，井口上站住細睜睛。看罷之時嚇一跳，說「什麼人在我家井喪生？才出了天羅又逢地網，人命的官司我打不清！」